



边看边聊

医生指着一位大汉，对我们说：“他就是小碗，你们老爹今后就由他护理。”

小碗力气奇大，老爹那么沉的躯体，他轻轻一抱，就从轮椅抱到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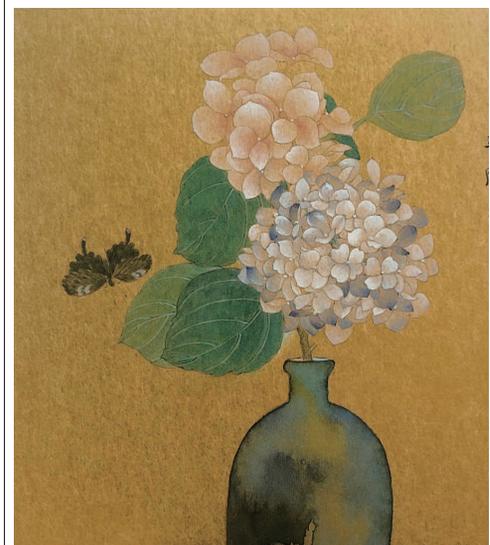
这时我看到，邻床的病人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枯干的手，拍拍小碗肩膀。

小碗就丢下老爹，给邻床张罗午餐。这时他动作麻利、手势灵活，又像个厨娘。

张大千

小易

张大千画走兽，独不画虎，盖让其兄善子专美，不敢僭越。



平安(中国画)

鲍莺

春秋换季的时候，女人的衣橱里可以没有休闲装，也可以没有职业装。

辩证地看，优点是缺点，反过来，缺点也是优点。针织衫软塌塌地没型，不棱正，所以舒适呀。

然而，时尚并无规律可循，有时候纯属偶然。

时尚

动的，还磨叽磨叽，像在与小碗同吃。

小碗把医院当家，晚上也在病房过。我问他怎么睡，他指指我坐的凳子。

小碗依然乐呵呵的，有使不完的劲。各病房有重力活，都来叫他。

张大千画走兽，独不画虎，盖让其兄善子专美，不敢僭越。



平安(中国画)

鲍莺

由来，经历了两次演变。在中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沿海地区，有人在渔民及户外工作者常穿的套头羊毛衫的基础上，发明了开襟有扣的针织衫。

是穿着羊毛开衫。后来，就有了

抬不起来，三人愁得围床转。小碗进来后一笑，说：“我来。”

小碗把我们拉到病房一角，悄声说：“‘案子’破了！”

我问“怎么破的？”他拿出肉松、橘子，背着身朝邻床努努嘴。

认识一座城市

有时从一个人开始。

2000年秋天，我飞过一次海拉尔，继而进入呼伦贝尔大草原。

梁老师中等个子，黧黑的脸庞，久经风霜，但是嘴角总挂着友善的微笑。

休假十日，可谓朝夕相处，感情日笃。然而终有一别，于是相约，何时再见？

我在上海曾是跑水利的记者，浦东的滴水湖刚刚开始吹沙筑坝的时候。

下午，我们换了越野车前往乌兰布和沙漠。

民国时期，针织开衫属于西式洋装，男女皆穿。

针织开衫

刘云

化，周身散发着书卷气，女人则是搭配旗袍穿。

你再不会说，针织开衫是大妈

我问：“什么情况？”小碗说：“你们不要看他现在可怜兮兮的，以前可神气呢，老婆都有两个……”

我问：“怎会有两个老婆？”小碗说：“他有钱时在外面养了个小的。生病后，小的不管他了，倒是老的常来。”

第二天我们照例去医院。没想到，事情已经解决了——身子沉重的老爹，已被小碗抱到另一张床上。

真是大力神小碗！从此以后，老爹再也没去过东西。

乌海印象

朱全弟

河水形成的人工湖，令我神往。自然，更让我想念的是这个人：梁存喜老师。

上海到乌海不能直达，中间经停呼和浩特，再飞一个小时才到。

到达一个没有来过的地方，心动，随着一路风景跳跃。第二天，我们就来到黄河边上的三盛公水利枢纽中心。

下午，我们换了越野车前往乌兰布和沙漠。这是位于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的中国八大沙漠之一。

和奶奶穿的衣服了吧？我始终认为，所有的服饰，不在于它本身好不好看。

针织开衫就是且一直是文艺男青年的代表性服装，穿上它有文

七夕会

个暖男。

女人们，本能地会对穿针织开衫的男人产生好感。我也喜欢穿针织开衫的男人。

公交车已经启动，我在车厢里抓住扶手向前移两步时，近处一位坐着的小伙子热情招呼我说：小心，老伯！

也许有我这种感受的人并非个别。还记得我们学院一位老师被人叫做老爷爷时，他说，叫我爷爷都受不了。

上朝下班几十年，尽管我和一批又一批的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个校园里相处。

其实，我只想说，相对于生命的青春和朝气，我们的衰老和暮气当然是不完善的，也是无可避免的。

就在前两个月，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鲁迅《阿长和〈山海经〉》的文章。

叫大漠营地前来增援搭救。一辆专门在沙漠中冲沙的越野车来了。

先远后近，最后一天，参观了黄河海勃湾水利枢纽，乌海湖因此于2013年12月底蓄水形成。

有水的地方，就有了灵气，有了生机。乌海，享有黄河明珠的美誉。

这不算冒险只能说是一段插曲。

七夕会

夜光杯

一个暖男。

女人们，本能地会对穿针织开衫的男人产生好感。我也喜欢穿针织开衫的男人。

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你的魂灵！”为什么在文章前半部分，却写下那么多指责长妈妈的内容？

即便我们不是有意文过饰非，也常常会对自己历史的不断改写，或者重新解释，以表面的完美、自洽，遮蔽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或者世界。

“立诚”，一生的语言

詹丹

这样，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如果确实应该以诚待人的话，这需要建立一个逻辑前提，就是能不能、敢不敢诚实地面对自己、敢不敢接受一个并不完美的自己。

大家对于“诚”、对于“行”的具体指向，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而对于“修辞”和“立诚”的辩证关系，也可能有深刻的阐释。

就在前两个月，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鲁迅《阿长和〈山海经〉》的文章。

一叶知秋

惠军明

秋风起，秋雨落，暑气消，寒意生，一天比一天凉。秋叶纷纷扬扬四处散落。

对叶凝神静思：也许因为秋叶承载了太多情感，也许因为先人为主的执念，因而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淹没了它们本来的美。

这不算冒险只能说是一段插曲。

七夕会

夜光杯

一个暖男。

女人们，本能地会对穿针织开衫的男人产生好感。我也喜欢穿针织开衫的男人。



边看边聊

呵，愿在你的怀里，永安你的魂灵！”为什么在文章前半部分，却写下那么多指责长妈妈的内容？

即便我们不是有意文过饰非，也常常会对自己历史的不断改写，或者重新解释，以表面的完美、自洽，遮蔽了一个真实的自己或者世界。

大家对于“诚”、对于“行”的具体指向，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而对于“修辞”和“立诚”的辩证关系，也可能有深刻的阐释。

就在前两个月，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鲁迅《阿长和〈山海经〉》的文章。

叫大漠营地前来增援搭救。一辆专门在沙漠中冲沙的越野车来了。

一叶知秋

惠军明

秋风起，秋雨落，暑气消，寒意生，一天比一天凉。秋叶纷纷扬扬四处散落。

对叶凝神静思：也许因为秋叶承载了太多情感，也许因为先人为主的执念，因而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淹没了它们本来的美。

这不算冒险只能说是一段插曲。

七夕会

夜光杯

一个暖男。

女人们，本能地会对穿针织开衫的男人产生好感。我也喜欢穿针织开衫的男人。